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二十

頌四

集傳 頌者宗廟之樂歌太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

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

許氏慎曰頌貌

也故序以此言之

孔氏穎達曰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

周頌三十一

篇多周公所定

鄭氏康成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

即位之初○孔氏穎達曰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錯

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

初禮樂新定其詠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勳

盛事已盡之矣以後無以過此且檢周頌事迹皆不

過成王之初。故斷之以爲限。不謂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不廢。○頌之作。主爲顯神明。多由祭祀而爲。惟敬之。小。豈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芟。良耜。及桓。是郊社之歌也。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執競。雖武。酌賚之等。爲祖廟之祭也。其烈文。文臣。正振鷺。豐年。潛有瞽。載見有客。閔予小子。訪落。絲衣之等。雖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也。時邁與般。有望祭河岳之事。是山川之祭也。惟五祀之祭。頌無其歌耳。頌爲四始之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爲制度常事。非其盛。故無之。園丘之天神。方澤之地祇。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者。以其頌者。感今德澤。上述祖父。郊以祖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園丘。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美周德。五方之帝。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思文。與我將。詩人不爲之頌。所以今皆無也。○范氏處義曰。王褒曰。

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國語亦以時邁思文。爲周文公之頌。則頌作於周公無疑也。蓋太平。然後頌聲作。周公之前。不可謂太平。不應有頌明堂位。謂周公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然則周頌三十篇。其皆出於周公之手歟。○朱子曰。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爲樂章。薦之郊廟。所謂周頌也。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又其閒多闕文疑義焉。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

劉氏瑾曰。康王以後之詩。昊天有成命。及執競。噫嘻。是也。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

亦以類附焉。孔氏穎達曰。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書敘列虞夏商周。書名爲一科。

當代異其第。則詩本亦當代爲別。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爲次第也。國語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不須獨校於周之太師也。明不與周詩同處矣。孔

子論詩雅頌。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故魯譜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之王者。後商譜云。孔子錄詩。列之以備三頌。是商頌者。孔子列之於詩末也。既有商魯。須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陳氏傅良曰。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周。凡五卷。閒以親疏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劉氏瑾曰。雅頌無諸國別。元以十篇爲一卷。故此分周頌三什爲四之一。四之二。四之三。魯頌四篇爲四之四。商頌五篇爲四之五。通爲五卷。

集說

鄭氏康成曰。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劉氏勰曰。四始之五。頌居其極。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斯乃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常樂也。○孔氏穎達曰。言頌聲者。此頌聲由其時之君德洽於民而作。則頌聲係於所

興之君。不係於所歌之主。故周頌三十一篇。左方中皆以爲周公成王之頌也。以其雖詠往事。顯祖業。昭文德。述武功。皆令歌頌述之。以美今時。不爲祖父之頌矣。顯其父祖之功。所以頌子孫也。故時邁之等。盡爲武王之事。要歸頌聲於周公成王也。○徐氏積曰。詩之有頌。所以明盛德而告成功。雖有文王之業。武王之功。微成王周公。則不作矣。是太平之事也。其商頌散亡。特附之而已。予不欲絕一代之事。因其所得而附之。非有所褒貶也。○蘇氏轍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文武之世。天下未平。禮樂未備。則頌有所未暇。至周公成王。天下旣平。制禮作樂。而爲詩以歌之。於是頌聲始作。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考之以其時。則不倫。求之以其事。則不類。意者亦以其聲相從乎。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於音鳥

穆清廟肅雝顯相

息亮反

濟濟

子禮反

多士秉文

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

音亦

與數同

於人斯

周頌多不叶韻未詳其訖

集傳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清靜也

賈氏達曰肅然清靜謂之清廟

○張氏耒曰治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道尚潔故文王之廟曰清廟

肅敬雝和

顯明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

鄭氏康成曰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

者來助祭○嚴氏粲曰稱助祀之人曰顯相者謂其有顯著之德美稱之也

濟濟衆也多士

與祭執事之人也

黃氏佐曰。助祭者。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小宰云。凡祭

祀贊裸將之事。是助行裸事。非獨一人與祭者。宗祝有

司之類。中庸曰。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

此便是助祭。越於也。駿大而疾也。孔氏穎達曰。疾奔走

與祭之別。越於也。駿大而疾也。言勸事也。○朱氏公

遷曰。布武而承尊奉也。斯語辭。○此周公既成洛邑而

行。則大而疾。承尊奉也。斯語辭。○此周公既成洛邑而

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

曹氏粹中曰。洛誥。周

禮。祀于新邑。予齊百工。倅從王于周。則是成王就新邑

祀文武。周公率諸侯以從之耳。○李氏樛曰。周公朝諸

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言於穆哉。此清靜之

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也。言於穆哉。此清靜之

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

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鄭氏康成曰。對配也。文王精神已在天矣。

猶配順其素。如在生存。○孔氏穎達曰。文王在天。而云

多士能配者。正謂順其素先之行。如其生存之時焉。文

王既有是德。多士今猶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

行之。是與之相配也。

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朱子曰。對越在天。便是顯處。駿奔走

在廟。便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徐氏鳳彩曰。無斁於人。即廟中以饗天下

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

而來。在廟中助祭。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王氏安石曰。秉文王之德。故能對

越文王在天之神。駿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事也。○蘇氏轍曰。其祀文王於清廟也。有肅肅其敬。雖雖其和者。實來顯相。其禮文王沒矣。其神在天。其主在廟。然士之來助祭者。猶不忘秉持其德。以對其在天而奔走其在廟者。言文王之澤久而不忘也。○范氏處義曰。文王雖雖在宮。肅肅在廟。則詩人嘗以肅雖形容文王之德矣。今助祭之諸侯。皆能肅雖。是知體文王之德者。○呂氏祖謙曰。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廣言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在也。秉文之德。顯相多士。凡助祭者。莫不秉文之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顯相之肅雖。則成王穆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胡氏一桂曰。此詩只第一句說文王之廟。餘皆就祀文王者身止說。雖未嘗明頌文王之德。自有隱然見於辭意之表者。何則。文王往矣。今助祭之公侯執事之人。所對越者。已不見其有顯然之迹。所奔走者。亦不見其有可承之實。而人心之敬恭嚴事者。無厭射乃如此。

於此可以見盛德至善。淪肌浹髓。沒世自有不能忘者矣。○許氏謙曰。秉文之德。總承上二句。能敬和明顯之諸侯。及濟濟之多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對越在天。內敬也。駿奔走在廟外。恭也。其心足以對在天之神明。方可以盡駿奔走之職。

總論

廖氏剛曰。傳曰。孝子之至。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懽心。成洛邑而朝諸侯。於是率以事文王。所謂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其斯以爲天子之孝矣。○潘氏時舉曰。文王之德。不可名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卽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掩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錢氏天錫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文王之感人。在廟尚爾。則當時可已知已。

清廟一立早八句

集傳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

蔡氏沈曰。歲者。歲舉之祭。

文王駢

牛一。武王駢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

李氏樗曰。書云。在十

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

而此其升歌之辭。

惟七年。是成洛邑在於七年。

也。朱氏公遷曰。歌詩在堂上。故曰升歌。

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

在廟中。嘗見文王者。

秋音

然如復見文王焉。

孔氏穎達

曰。記每云。升歌清廟。然

情悄然如復見

盛歌

樂記曰。

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

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鄭氏曰朱絃練朱絃朱氏公遷曰練之練則聲濁

孔氏穎達曰不練則體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

而聲清練則絲熟而聲濁遲也孔氏穎達曰熊氏曰瑟兩頭有孔疏通也使

氏公遷曰音節舒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

徐以象其德也耳孔氏穎達曰壹倡謂一人始倡歌三歎謂三人

讚歎也樂歌文王之道不極音聲故但以熟絃廣孔少倡寡和此音有德傳於無窮是有餘音不

已也○朱子曰壹倡而三歎謂一人倡而三人和也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顏氏師古曰乾

歌朱氏公遷曰此亦不以筦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倣壹倡之意也

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劉氏瑾曰堂上之樂以人聲為貴故舜之韶樂

鳴球琴瑟以詠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秦漢之薦乾豆亦唯堂上獨奏登歌之曲謂之登歌者豈以

堂上特歌而名之也歟

集說劉氏瑾曰書言烝祭文武而此樂歌止頌文王之德者父子並祭統於尊也

維天之命於音穆不已於同乎音不顯文王之

德之純。

集傳賦也。天命即天道也。孔氏穎達曰天之教命即是天道故命猶道也。○程子曰

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予萬物者曰天命。不已言無窮也。毛氏萇曰孟仲子曰大哉

天命之無極。○鄭氏康成曰。天之道動而不止。行而不已。○程子曰。此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也。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純不雜也。○此舉大本也。○此

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

天無間。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瞿氏景淳曰。於穆不已。猶言默運不窮也。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孔氏

穎達曰。易繫辭云。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

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於

乎不顯。○王氏安石曰。不顯者。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

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

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朱氏公遷

曰：無二，無雜，全體也。無間斷，先後不息也。惟其全體，所以不息。

集說

真氏德秀曰：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偽。惟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

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嚴氏粲曰：天命即天理也。於乎美哉！是天之運行不已也。造化之機，或息則其賦物者窮矣。於乎甚顯者是文王之德，純一也。純則無二，無雜矣。朱氏公遷曰：穆與顯對，互言之耳。其實天道之流行，賦予者非不顯著。文王之德，仁義禮智之蘊，未嘗不深且遠也。但詩意正欲法乎文王，故以不顯歸之純德，見其明著而可法。猶大雅文王末章之意耳。薛氏瑄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即元亨利貞。天命深遠，流行不已。即程子